

文化圣山二酉山

本报驻湖南记者 吴啸华 通讯员 杨芷清

古人常用“学富五车，书通二酉”比喻读书甚多，学识精湛。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朝廷博士官伏胜冒着生命危险，从咸阳偷运出书简千余卷，辗转跋涉，藏于二酉洞中，使先秦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后世。成语“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即出于此。

“二酉”指二酉山，位于湖南省沅陵县城西北12公里酉水与酉溪交汇处，与二酉苗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乌宿集镇隔溪相望。

在沅陵县方圆百里的地方，当地百姓口口相传：老子想当官，要拜二酉山；子孙要有用，要祭二酉洞。每到假期，尤其是高考前夕，二酉山人头攒动，专程前来瞻仰朝拜者络绎不绝。

3月初，记者一行慕名拜谒了二酉山，见识了其巍峨的气势、壮丽的峰峦与历史文化的厚重。

文化圣山远古扬名

二酉山，现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高大肃穆的山门，山门后云梯般的石阶，直通山腰。此谓之朝圣大道，有999级台阶。

《辞源》记载：“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在今湖南沅陵县西北。太平御览四九荆州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后称藏书名二酉。”陪同的二酉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二酉，其实只是一座山。因为沅水最大的支流酉江发源于重庆酉阳县，它与发源于湖南古丈县的酉溪汇合处，正是二酉山，故名。

相传二酉山为远古皇朝收藏国家经典秘籍之处。伏羲曾在此制作龙书，黄帝曾在此藏书万卷，周穆王也曾在此收藏异书。《方輿胜览》：“尧时善卷隐此。”善卷，枉渚（今常德）人，尧帝老师，因避舜帝禅让帝位而躲进二酉山中，与当地百姓传授礼仪，教化蛮愚，深受百姓爱戴，被后人尊崇为德圣。但真正藏书使之闻名于世的还数秦人藏书。《荆州记》：“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避秦人所藏。”

有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3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凡博士官以外所藏《诗》、《书》、《百家语》也在焚烧之列。有敢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判死刑。一时之间，全国上下浓烟滚滚，秦前文化面临绝灭。这时，朝廷博士官著名儒生伏胜，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将千卷书简运出咸阳，藏于二酉洞中。直到秦朝灭亡，才将全部藏书启出献汉。汉高祖刘邦在获得伏胜所献大量秦前书简时大喜，将二酉藏书洞封为“文化圣洞”，二酉山

立为“天下名山”，从此二酉山二酉洞就成为天下圣迹。

爬至半山亭后往左拐，一条石径通往二酉藏书洞。从河的对岸看，二酉山在酉水河的西岸，有壁立千仞之险峻，其高100余米，宽百余米，二酉藏书洞正处峭壁中央。如果不是人工修凿石道，一般人很难攀援上去。洞的正中，有块高大的石碑，记载了当时藏书的缘由，但因年代久远，字迹已难以辨认。洞高2米，宽3米，洞内面积约100平方米。厅内有两块岩石，一块矩形石台，相传是伏胜当年用作读书的简易书桌。另一块岩石是原生的，形如菩萨，人称菩萨岩，上面凹凸不平，似若干小尊佛刻。洞厅后壁，又有一个小洞，人要伏下身子才能钻进去，深不可测。

“古藏书处”见证传奇

二酉藏书洞的下方不远处，有一排四块大石碑，上刻“古藏书处”。工作人员说，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原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湖南学政张亨嘉到二酉洞祭拜先贤，挥笔题写的，笔锋苍老，遒劲有力，刻成石碑竖在二酉洞下的山崖下。

二酉山钟灵毓秀，灵气腾腾，沅邑名山，唯此为胜。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前往二酉拜谒更是络绎不绝，留下了大量诗词文章。山上一度建院立阁，修堂造亭，香火旺盛。

据说，唐朝诗人刘禹锡初贬为朗州司马时，曾游二酉藏书洞，留下一首《咏伏生》的五言诗：“京宅紫官巷，飞车若云游。岷峨与蓬内，卷卷百家书。字字准宜尼，步步拟相如。皓天舒荆楚，灵景照神州。”

宋真宗年间，辰州通判欧阳隐游于此，感慕追思善卷之德，上书真宗皇帝赵恒，建祠庙祀善卷，以示崇德报功之意。真宗皇帝准其奏，下旨于二酉山顶为善卷建立祠堂、仰止亭，以纪念之。亭名仰止取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意即善卷的德性之高，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后人依然可以在亭内休憩、静思。

明朝时，沅陵两位名臣董汉策和王世隆的进士先后在山上建立翠山与妙华两座私人书院，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才俊。

在二酉山隐逸的高人中，值得推介的还有东汉末年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司马徽。司马徽，颍川人，曾在二酉山隐居，人称“水镜”先生。诸葛亮还未隐居隆中之前，曾从沅、酉水进入四川，之后才正式隐居隆中10年。诸葛亮进入酉水后就到二酉山朝拜，请教于司马徽。

宋朝大书法家、诗人黄庭坚道经辰州，拜二酉，留下《朝拜二酉山》诗一首：



传说中藏书的二酉洞

“巴山楚水五溪蛮，二酉波横绕龙蟠，古洞寻书探奇字，思怀空吟三千年。”

王阳明，明代著名理学家，自龙场谪居，寓居龙兴讲学授《致良知》学说月余，曾游二酉山朝拜。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股份制理论研究的鼻祖厉以宁，年轻时在沅陵学习、工作。1988年他再次登临二酉山，撰写一首：“山崖绝壁藏书洞，凝聚楚乡多少梦；鄧都史籍已遭焚，残简且留孙辈用。西江码头凉风送，站立岸边心事涌；平民从不赞秦皇，自古强权难服众。”

2008年，二酉藏书洞传说被确定为湖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现在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酉文脉薪火相传

二酉山是个出学者的地方。二酉山的人读书风气浓厚，加之二酉山灵气的福荫，在解放初期至今，共出了近百位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遍及全国各地。乌宿因此被称为“教授村”。有道是：学富五车走四方，书通二酉行天下。

二酉乡政府工作人员说，当地重教崇学的风气日渐浓厚，过发蒙节、喝聪明泉已成一种民俗。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早前一位从长沙赶来的七旬老人，带着两个孙子在洞前跪拜10多分钟，并装走一瓶聪明泉水，虔诚之心令人感动。从2004年起，沅陵县开始举办书香节，组织学子拜师启蒙，号召全民读书。如今，书香节已举办8届，淡淡书香，从二酉山飘得很远。

不过，乌宿成为远近闻名的“教授村”，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民国时期的乌宿小学校长龙盛恒。

1937年秋，龙盛恒当上校长后，致力于改革旧学制，创办新学，大力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他聘请长沙一师毕业的许多名于世的专家，如华南理工大学教师来乌宿避难，都被龙盛恒聘请为教员。1940年，长沙沦陷，乌宿人口聚增至1万多人，数省名人学者汇集乌宿，龙盛恒又聘请他们中的能者为教师，教学质量显著提高，方圆百里的学生，都负笈来此就学。解放后乌宿村里走出许多闻名于世的专家，如清华理工大学教授彭文明、清华大学刘婉珍教授等，都是那时在乌宿读的小学。

乌宿教育，经龙盛恒管理，学风大盛，为乌宿日后人才的成批涌现打下了牢固基础。

沿古栈道往上，可以攀援到山顶，那就是二酉寨。二酉寨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寨后有板栗树为主形成的绿色屏障，房屋掩映在果树林中，鸟语花香，鸡犬相闻，好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有几户人家在建新房，看得出那是“农家乐”的雏形。

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山高林密，冬暖夏凉，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尤其是依附文化圣山，无疑增加了山寨旅游、休闲的无穷魅力。如清风凰人刘豹就用“探古寻书洞，寒江结伴游”来描述陪友人到二酉山之美事，清代沅陵知县舒宏训则用“遥遥古洞隐高丘，乌宿山前试一游”的诗句，描述到此一游的快速。他们已在规划，在旅游、文化方面进行挖掘。

二酉山还在轻纱漫雾，云雾缭绕，云蒸霞蔚，林荫蔽日，山境幽异，宛若仙境。沅邑名山，唯此为胜。

随笔

闲话“曾湘乡”

尹奇军

从汉代开始，人们喜欢把一个地名作号赠给那些杰出的人，让他成为那个地域的永恒骄傲，比如刘备曾被人称为“刘豫州”，褚遂良被称为“褚河南”。李白诗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韩荆州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竟被诗人赠封为一个大州的形象代表。

曾国藩就被人称之为“曾湘乡”。这不仅是对他文治武功的赞许，更体现湖南湘乡人对他的特殊情感。曾公去年200周年诞辰，湘乡的纪念活动显得淡然而低调，特设计了一个邮戳，上面便写着“曾湘乡”三个字。这个标识很有玩味，似乎里面浮动着一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曾国藩是湘乡人，这本身不是个问题，我们上中学学历史时，教科书上就明确了这一点。现在却成了问题，原因是曾公故居荷叶塘被划入了双峰县。今年双峰的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对曾帅的简介要客气一点就加个括号（原属湘乡），现在这个括号也不打了，有时猛一看，曾国藩，双峰人也。湘乡老乡们的失落可想而知。

原来没人争这个老乡名分，因为相当一段时间，曾国藩定位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现在湘军热和曾国藩热蓬勃兴起，曾公的定位也悄然变化：湘军统帅，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卓越代表……一串串光环飘然而至，曾帅的现实价值，和由此带来的文化热潮让人措手不及。于是籍贯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实，无论是湘乡人对曾国藩的特殊情感，还是曾文正公本人对湘乡的依恋情结，那不是一个地名变化可以割裂的。他21岁就读湘乡涟滨书院，并由此踏上科举的顺途；他起兵时，最倚重的军队是老湘营（这个湘字指的就是湘乡），而老湘营的士兵大都是湘乡人，他说是典型的湘乡话，他和朋友书信往来都称“吾家湘乡”，可见，在他60年辗转四方的人生行旅中，湘乡与他的心灵始终相伴。也正是湘乡这片人杰地灵的热土，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精神慰藉，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念支持，让他完成了一部传奇历史。

没有湘军，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曾国藩；没有曾国藩这个坚韧的统帅，湘军也未必能名震天下，彪炳史册。曾国藩与湘军是一对相生共荣的命题。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曾公与湖湘文化的血缘关系更加紧密，没有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没有“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理念对他的塑造，没有湖湘先贤对他的提携和帮助，没有一大批杰出的湘乡人士对他的辅佐，曾国藩也就是一个朝廷官员而已，很难登上历史高峰。当然，也可能像韩荆州一样，也会被文朋书友称之为“曾湘乡”，但这个称号就显得勉强了。湘乡人文鼎盛，历朝历代，名宦将帅如过江之鲫。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人叫蜀相蒋琬为“蒋湘乡”，也没人叫后来的飞将军刘锦棠为“刘湘乡”，“曾湘乡”对湘乡而言，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文标识，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象征，是一种在历史风云中提炼出的情感指向。

这个纪念邮戳在一个信封上留下了痕迹，发向四方的湘军后代和湘游子。当他们捧起这些信封，看到“曾湘乡”的名号，一定会有一份特殊滋味，就好像捧起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话题，就好像打开了一页页尘封的史话。

湖湘美文

世间的情人们已够纷扰了，纯洁如初雪百合，你本属于花的净界，为什么也来掀起红尘的狂涛，落得人家叫你做“情鬼”呢？《集异志》真荒唐，竟敢揭露你的隐私，你是耐不住长夏的寂寞才到那谜一般荒凉的寺院去闲逛吗，还是早已倾慕了那个至诚的书生？他正在廊壁前观画，感到你轻如薄雾的衣裳发出若有若无的清香，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来，正遇上你月光幽幽的凝视。他以为你是邻宅里生辉的佳人，便互通情愫。爱，使被爱的人不得不爱。爱，在温柔的心中一触即发。

离别时，他赠你白玉指环，以期结局是个美丽的圆。谁知走了一百步，你便倏然消失了。在你消失之处，升起一株幽丽、硕大的百合花，多么洁白，白得令人伤心，白得像一逝不返的浪花！他轻轻地撒了下来，打开花瓣，只见他的白玉指环宛在其内。无限的迷惘，无限的怅恨，他感到自己像一条河，被神秘的沙漠吸干了……

百合，看你紧紧抱着那定情之物，想必你不是徜徉爱情的清客，既然艳化为人，又何必回归草木？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邪念，为什么你要躲开呢？



蝶恋花 陈培茁 摄

爱的百合

郑玲



捞水谣

周晓丹

一条古街，一条窄河，街尾那株如擎如擎的古樟，终是招摇小街游子的幡旗。家乡说远并不远，从长沙城北出城约8公里，便可见一座如画拱桥，一河清波，还有一只摆渡的划子在“吱吱呀呀”的桨声中来回穿梭。沿99级麻石阶梯而上，即可登上一处古幽谧的处所。

相传三国蜀将关羽征长沙时，在城北浏阳河口的“落刀嘴”失落宝刀，副将周仓几月后却在捞水人口数里的河畔捞得，关羽深恐宝刀有损，令周仓趁长须一根迎刃而吹，竟斩断为二。关羽大叹捞水利刃之功迹，捞水河因而改名捞刀河。从此，河畔红炉云集，大造起了古战场上用的刀枪剑戟，以捞水锻造的民间刀剪也数之名震中外，绵延古今；此后，捞水人口数里的河边便成为十里八乡的一方商埠；成为充满江南水乡韵味的千年古镇。

湘水清幽，入老河口，弯过几道弯，捞水似条玉色的缎带将古镇环绕，槐、榉、樟、柳的青枝茂叶将江南水乡烘托。古朴弯弯的麻石长街与河面形成了丁字形，沿河全是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从码头入街口，街道左边人家前门对正街，后门倚小河，从左边人家的后门望过去，横跨小河的京

广铁路线上有座巧夺天工小板桥；右边人家后门倚溪港，名曰桃花港，桃花港上有座独具江南特色的青石拱桥。江南雨时，小桥流水，碧水环绕的古镇似一叶轻舟浮游于杏花春雨的绿水之上，渔舟吹笛，柳絮依依，人语驿桥，风神独韵。江南山水孕育古镇清灵俊秀，夏秋黄昏水墨丹青般朦胧秀色编织成故里一片生机与宁静，南风轻拂，晚霞千灿，扁舟轻荡河上；远处田畴绿野，近处牧歌晚炊，听垂放丝钓的渔人于河上吟唱古老的渔歌，看归鸦夕照点缀悠闲黄昏的意境。我们三两年追逐于洼地草丛，捕捉萤火虫藏于从菜园采来的葱管，绿莹点点，暮色四合，此时长街上竹板床、竹靠椅、方桌、板凳一溜摆开，菜香、汤烫、饭热，远远传来母亲一声声气韵悠长的“呷饭呢！呷饭呢……”乡居故里的闲雅意境便跃然心上。

从老河口转过一道弯，离老街半里之遥还有条半边街。半边街上有座名宅周家花园，儿时所见早已是残楼破壁，但这儿却是我的祖居。从祖居朝北眺望，清幽幽的河面上有座修建于清末民初粤汉铁路造型优美的拱形铁桥，桥把半边街与老街隔断开来，使碧绿的河面上平添出一种烟柳

画桥、风帘翠幕的意境。在儿时生活的暮春三月里，河南岸荒洲、堤沙、老树、碧草连天；河北岸炊烟袅袅，桃红柳绿，莺雀乱飞，如诗如画。小镇不远处有一叫牌楼湾的山地，屋舍俨然白墙青瓦，暮野苍茫山色如黛，在迷蒙细雨中显露出一抹空灵的美。

古镇街口耸立着一座关帝庙，高耸的香台上，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神像身长9尺，髯长2尺，面容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关羽被人称为“武圣”，被后世世格成武财神。在儿时的印记里，每逢初一、十五关帝庙里香火鼎盛。当时镇上有一开教私塾的先生，姓叶，最有印记的是叶先生老是搭手算命的张瞎子一起进庙上香，张瞎子手持一面小铜锣，边走边“叮当”地敲一下，声音悦耳，路过我家门口时，母亲老是笑张瞎子进香都不忘拉生意，叶先生就总帮张瞎子搭话，说做庶民菩萨保佑好营生……做生意的各家店铺掌柜虽说已入“供销社”，但老人们还是历久弥坚进庙上香。后来，耸立在街口的关帝庙变成了我上学的小学校。

游子的深深衷肠，难诉捞水河的清灵俊秀；故乡的缕缕秀色，残存于记忆魂牵梦萦……告别了捞水，告别了关帝庙，上辈人大都随老宅作古了，后辈人也走出了老宅。世事沧桑，而今睹生悲凉，故里的半边街、周家花园、关帝庙皆成旧忆。在后来的时光里，古镇长街萧瑟，昔日的罗二茶馆、杨家客栈、龙家药铺、香铺、郭家南货铺、万家豆腐坊、叶米米行、张家绸缎庄……皆不见踪迹；镇上有名的袁篾匠、代铁匠、刘裁缝……均随风仙逝；萝卜长、青菜短的清脆叫卖声，肉贩、鱼贩的嘶哑吆喝声已随岁月沉寂；混杂市井声中的蒲扇、铁炉、风箱，接生婆娘的兜兜皆成幻境；石板街上的麻石早被人挖去修了堤坝，沿河人家成排的吊脚楼、摆渡的木划子已成风物，河埠码头成了沙石场，码头的麻石阶梯上垃圾成堆，河水因近处煤气工厂的排污而泛黑……莺雀已无声，柳

絮更无形，真让人望水唏嘘……

那座建于清末横跨捞水河上如水墨丹青般的钢铁拱桥，因京广铁路的变道而拆毁，只留下两个残破桥墩见证世事变迁。这座别致的拱桥其实与我的乡亲有着荣辱与共、血肉相联的关联。

1942年寒冬，日本人在河的两岸架起了桥头堡，碧水环绕的秀丽古镇笼罩在凄风苦雨中，粮食和食盐奇缺。镇子后有座火车站，每天都有日本人的军需集散。那一年腊月二十八，趁着夜黑风高，古镇上开客栈的杨六嫂壮着胆子钻过铁丝网，爬进车站堆放盐包的地方……第二天清晨，乡亲们看到杨六嫂一丝不挂地被日本兵五花大绑在桥头木桩上。镇子里的人一大早就被日本兵用刺刀赶到了桥梁边的操场上，凛冽的寒风中操场上一死一般寂静，不少人挨冻受饿倒在了地上。一直到傍晚，日本兵才放下奄奄一息的杨六嫂……

守桥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儿时也出入大兵训练的操场，也学着镇上伢子们去单杠上翻腾，在沙坑中跳远，与梳羊角辫的小姑娘偷偷攀沿桥头采摘守桥军人栽种的月季花，编织花环戴在头顶上……无论盛夏寒冬，我的乡邻还有机会坐在操场上观看露天电影，几许春秋，享受着别处乡人没有的生活乐趣……世事变迁，小镇曾被改称双桥镇，后又叫回捞刀镇。捞水因刀而改名，古镇因桥而变幻，一河清波，见证了世事纷纭。

而今古镇留给游子的只有恋乡愁绪时闲梦江南的古传说，异乡泊舟时对江南一河绿水杏花春雨掩映美丽咏叹的回忆，以及拱桥断壁残垣对世事的声声哀怨……

现在，半边街上的破旧老宅也由崭新的高楼替代，河岸已修起了防洪堤，堤岸上形成了风光带，春来三月樱花如雪，深深秀出的是缕缕故乡的情思。无论故土怎样变故，漂泊在外拼搏的游子回到生养他们的故里，感受到的仍是故土的质朴、纯洁、美丽……